

皇明文衡

一一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
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
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
嘆薈蔚之朝隲楚騷悲葦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
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
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
辭者歟衷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
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
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

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褻
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
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褻未獲進用於朝者
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
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
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
可比也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
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爲屈辱因高
帝欲易太子吕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爲太子
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

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曰唯知用圯上老人
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旣不爲父用
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
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
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
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
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爲商巖之老則余不知
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
之偏臯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康周公之斷檣仲尼之蒙俱
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豺聲

臧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
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
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
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
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
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
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
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爲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譏
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
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卽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爲之反覆
化導期轉禍以爲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

心改行者甚衆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予載之下求之廷王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王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爲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闊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

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爲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爲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爲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爲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爲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大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爲之往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爲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

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
本所錄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爲全集所寫雖未能
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
再自北京 扈從還京師入見

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
蓋尤爲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旣得之不易
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
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
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
事逮至 京事不白公卽爲 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

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卽命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旣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事之

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潛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殺賁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卽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卽位之明年纂修

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旣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譖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譖俾

藏于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己丑
太宗皇帝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
爲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辭意
懇切

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
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

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疇昔

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

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決廢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况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

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教垂裕後世而公寔以保傳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拜書其像則龍眠李公

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
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示皆譏
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
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
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
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
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
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
倡邪說以誤國桀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
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
者譴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負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
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
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
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元文
宗時龔璘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
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圍不
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
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爲學士制使何不立附
傳于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
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

錄等五千冊比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邪元累朝
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
請始詔修之命素來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四
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
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止誼僅比陳
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天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
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桎
子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為正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
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
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
令方特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俟

時以獻

晦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頤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